

# 前 言

人称《黄帝内经》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但以现代人学术分科细微的知识结构，要全面读懂《黄帝内经》，已经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仅从医学理论和技术维度，便无法理解“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如此对生命宏观认识的大境界；同样，若单从人文哲理角度，也无法诠释天地云雨“阳化气，阴成形”失调引起病理上的“飧泄”“腹胀”的变化。这导致大多数学习者，对《黄帝内经》中“辨列星辰”“阴阳运转”之类内容敬而远之。医学之外的学者，也因其医文混融，少敢涉猎。观今对中医理论认识粗浅，加之中医临床西化倾向，“医”“文”分隔大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由此，对现代中医学习者和实践者而言，“医”“文”之间的交流、沟通，乃至贯通、融会，是成为一位优秀中医的必经之路。在理论认识层面，中医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术奠基之作，非一时一人之所成，它始于战国“百家争鸣”文化昌盛之时，主要篇章成编于诸子思想由分而合的西汉，不同思想的碰撞、互鉴、融合，为《黄帝内经》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料，对医学思想观念的树立、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临床应用层面，稳固的中医临床思维是保持和发挥中医特色的关键所在，而思维依靠文化引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思维。看似形而上的文化，却可以塑造中医的世界观，决定中医的思维方式，影响中医临床诊疗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于中医的重要性而言，就好比它的灵魂，难以把握，却无处不在。正如裘沛然所言：文以载道，文化为大道，医为小道，大道不通，小道难通。

虽然关于《黄帝内经》医学思想和理论与诸子思想关系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正是《黄帝内经》与诸子思想医文融合的特点，带来了话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首先，诸子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在历史上，每每于中国文化转折与发展关键处发挥重要作用。而《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奠基者，其学术影响力至今不衰，一部中医理论学术发展史，几乎就是《黄帝内经》的学术发展史。在今天，中国思想或中医学术的“返古开新”，必然会追溯诸子思想或《黄帝内经》，所以，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其次，在《黄帝内经》与诸子思想关系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或开发的空间和领域，比如我们已经认识到诸子对《黄帝内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于诸子思想为什么能够如此全面地渗透到中医学术之中，仍缺乏深入、明晰的回答；在研究方法上，除本应涉及的“中医学”和与诸子相关的“文史哲”两大学科领域之外，或许还需要其他学科领域及其方法的加入，比如引入同为研究人的学问的心理学，形成“诸子思想—中医学—心理学”跨学科的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更容易碰撞出新的学术火花。最后，近些年来，考古学成果斐然，提供了许多重新审视和考察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历史的素材和资料，涌现了许

多新的研究成果，例如新出清华简文《心是谓中》，涉及“心”“情”“体”等与《黄帝内经》医学理论相关的重要观念，并已经呈现出战国诸子杂糅与交融的复杂状态，对于深入认识诸子思想对《黄帝内经》“心”藏象理论的影响十分有帮助，也提示在研究《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与诸子思想关系时，不应拘泥于一家一派的思想，而要重视统合后的诸子思想的变化。

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先秦学术学派体系的划分，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论六家要指》，其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本书涉及的诸子思想基本以此为据，稍加调整，未取研究内容较少的“名家”，而替换成与《黄帝内经》密切相关的“兵家”。为示条理，书中以道、儒、墨、法、阴阳、兵六家作为章节分类，然而，诸子从战国之后在论辩、交锋中，思想逐渐走向杂糅和交融，从西汉初黄老道家的盛行，到此后的“独尊儒术”，实际是诸子从分到合的思想走向。这恰好是《黄帝内经》成书的关键时期，绝对地分清何家何派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书设“诸子思想总论”一章，以及将黄老之学置于道家一章做重点讨论，原因即在于此。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黄帝内经》与诸子思想总论”：第一节由陈晓撰写，第二节由王振东撰写；第二章“《黄帝内经》与道家思想”：第一节主要由邢玉瑞撰写（其中第六部分由臧守虎撰写），第二节由臧守虎撰写；第三章“《黄帝内经》与儒家思想”由姚春鹏撰写；第四章“《黄帝内经》与墨家、法家思想”：第一节由陈晓撰写，第二节由金玉撰写；第五章“《黄帝内经》与阴阳家、兵家思想”：第一节由谢朝丹撰写，第二节由邢玉瑞撰写。最后由主编统稿审定。

要说明的是，诸子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渗透是丰富而全面的，远非本书能够涵盖，本书重点致力于在上述有待深入或开发的空间和领域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少部分内容在已发表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限于水平，这些探索还是初步的，尚有待更多的证据支持，祈盼同道给予指正。在此衷心感谢陕西中医药大学领导与学科办同仁、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领导与同仁，以及科学出版社对“《黄帝内经》研究丛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编者

2025年12月

# 目 录

## 前言

|                                   |     |
|-----------------------------------|-----|
| 第一章 《黄帝内经》与诸子思想总论·····            | 1   |
| 第一节 论诸子思想对《黄帝内经》世界观的塑造·····       | 1   |
| 第二节 源于诸子思想的《黄帝内经》医患关系心理学思想探微····· | 23  |
| 第二章 《黄帝内经》与道家思想·····              | 42  |
| 第一节 《黄帝内经》与黄老之学·····              | 42  |
| 第二节 《黄帝内经》道家文化解读·····             | 89  |
| 第三章 《黄帝内经》与儒家思想·····              | 106 |
| 第一节 《周易》与《黄帝内经》·····              | 106 |
| 第二节 意象思维与《黄帝内经》医学思维·····          | 117 |
| 第三节 儒家天人观与《黄帝内经》理论构建·····         | 125 |
| 第四节 儒家养生学与《黄帝内经》养生思想·····         | 135 |
| 第四章 《黄帝内经》与墨家、法家思想·····           | 144 |
| 第一节 墨家逻辑思想与《黄帝内经》医学逻辑关系研究的思考····· | 144 |
| 第二节 《黄帝内经》与法家思想·····              | 158 |
| 第五章 《黄帝内经》与阴阳家、兵家思想·····          | 167 |
| 第一节 《黄帝内经》与阴阳家思想·····             | 167 |
| 第二节 《黄帝内经》与兵家思想·····              | 177 |



# 第一章

## 《黄帝内经》与诸子思想总论

众所周知，中医药学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其标志就是《黄帝内经》（后文除章节名和一级标题外，正文均简称《内经》）的成编，《内经》从写作到最后成书经历了从春秋战国到两汉的漫长时期，而这一时段正是先秦诸子先后登上文化舞台，开创中华文明的辉煌时期，诸子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还塑造了中国人对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的认知。理所当然，诸子思想对中医药学也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集中体现在《内经》中。可以说，诸子思想塑造了《内经》的医学世界观，左右了中医的文化内核和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论诸子思想对《黄帝内经》世界观的塑造

世界观是一个人、群体或文化对现实、宇宙、终极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态度，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从文化遗产的意义上看，不同文化对世界的理解构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医学与西医学的不同，不在于一方运用针灸、本草，一方运用手术、化学药物等技术层面，而在于对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的根本看法和基本态度的不同，正由于中西医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两者对医学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方式，以及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医疗行为。《内经》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医学术的奠基之作，不仅在于其构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医学理论体系，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内经》确立了对医学的根本看法和基本态度，形成了自己的天人观、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基本完成了中医世界观的完整拼图。其所确立的中医世界观，决定了天人相应、形神共俱、阴阳辩证、察辨异同、三因制宜、虚静养生等医学观念，决定了整体思维、辩证思维、意象思维等思维方式，决定了阴阳调和、扶正祛邪等防治原则。用现代的话来说，《内经》的医学世界观奠定了中医学的“底层逻辑”。一种世界观的形成，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内经》成书于先秦两汉，先秦两汉思想对《内经》有着重要的影响。本节重点围绕诸子思想对《内经》世界观的塑造展开。拟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内经》对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的根本看法和基本态度，即《内经》的世界观是什么？

第二，诸子思想是如何影响《内经》世界观塑造的？第三，诸子思想何以能塑造《内经》世界观？第四，今天如何看待《内经》世界观？以上4方面，每个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限于能力和精力，本节无法全面地研究和阐述，而是想用若干与以往研究不同的视角或者方法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如采用理查德·德威特（Richard DeWitt）的拼图说来阐释《内经》的世界观，如从关注前诸子思想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诸子思想与《内经》的关系，试图导出若干新的认识，但作为一个主要从事《内经》研究的医学工作者，难免存在对诸子思想领会不深，甚至理解有误的情况，因此无论作何努力，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也只能扬长避短、尽力为之了。

## 一、《黄帝内经》世界观的拼图

### （一）世界观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世界观是哲学的重要概念。康德在其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创造了“世界观”这个词。在康德看来，世界观一词的意思是人们对世界的感性知觉。自从康德创造了这个概念之后，它很快就演化为一个思想范畴，用来标志人类认知者所理解的宇宙。黑格尔认为，作为不同的思维模式，世界观是绝对精神的显现；狄尔泰认为，通行于某个历史时期和某种条件下的世界观，是生命体验、情感和思想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总是在不断地更新；雅斯贝尔斯认为，世界观反映了人类思想中最高、最完整的一些东西，是人的态度（心灵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主要结构）与世界图像（人的客观心灵生活的整体）合一的产物；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树立世界观；雷德菲尔德认为，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事人生最普遍、最连贯的看法。世界观概念内容十分丰富，大自然中可见的、不可见的事物，无所不包。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事物都是由世界观组织建构的<sup>[1]</sup>。19世纪以后，世界观作为理解人类经验的一种全面方式，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讨论，引起了哲学之外的其他领域思想家的兴趣，涉及语言、音乐、艺术、神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sup>[2]</sup>。世界观常常与生命观联系在一起，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对世界观的认识，就是与生命观联系在一起的。狄尔泰认为，有哲学思想的人，会把生命看作一个“谜”，因为生命中到处都是限制、矛盾、变化。死亡的确定性、自然过程的冷酷无情、万物皆变的总体趋势，以及其他许多因素，一直在呼唤历史上的伟大心智去解答这些高深莫测的问题。世界观的目的是努力破解“生命之谜”。因此，狄尔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生命哲学家而被人们认识<sup>[3]</sup>。医学作为研究生命的学问，其世界观，也可以说是生命观的问题，也受到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狄尔泰认为，所有各种哲学活动都会受世界观的支配，历史上在西方是这样，在东方也是如此<sup>[4]</sup>。

[1] 诺格尔. 世界观的历史[M]. 胡自信,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4-65.

[2] 安德鲁·霍菲克. 世界观的革命: 理解西方思想流变[M]. 余亮,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3-24.

[3] 王宏健. “狄尔泰疑难”与当代中国诠释学发展史[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2-4(4).

[4] 威廉·狄尔泰. 历史中的意义[M]. 艾彦, 逸飞,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255.

## （二）对《内经》世界观的已有认识与反思

中国哲学界一般将世界观分为两大派，即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世界观，一直以来被认为属于“唯物主义”的阵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反复提及“万物”，并认为万物都由水、火、金、木、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体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阴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认识，也有着辩证法的因素。可见，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是《内经》的指导思想<sup>[1]</sup>，《内经》所体现的中医整体观反映了世界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的观点，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sup>[2]</sup>。但近来人们对此多有反思，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见：第一，认为《内经》的世界观并非“朴素”。中医作为一种复杂的传统医学体系，其理论体系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独特性。将中医冠以朴素唯物论、辩证法的帽子，是对中医世界观过于西方化和简单化的认识。第二，认为《内经》“气”“阴阳”的概念并非指实体的物质，而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模型。唯物论更强调物质的存在性，中医则更强调物质之间的关系和动态变化，在思想本质上与唯物论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内经》的某些方面的确与“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有契合之处，但仅以此来概括《内经》的世界观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我们需要跳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认识框架，以一个更为开放的态度和开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

## （三）世界观拼图说

如何准确地表述《内经》内涵丰富而独特的世界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德威特（Richard DeWitt）提出的拼图解说世界观的方法，给人以启发。他在解释世界观概念的复杂性时，以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为例，将一系列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观点集合想象成一幅拼图，其中每一块拼板都是一个观点，让这些观点以一种清晰、固定、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方式拼合在一起。就像他说的：“拼图的比喻可以体现我在使用‘世界观’这个概念时的主要特点。首先，拼图的拼板不是独立的、相互隔离的；相反，拼板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一块拼板与其旁边的拼板相互咬合，旁边的这块拼板又与其旁边的拼板咬合，以此类推。所有拼板是相互联结、相互关联的，整体结果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体系，体系内的每个部分相互拼合，形成了一个内部相互联结、相互关联，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整体。”<sup>[3]</sup>

玩过拼图游戏的人都知道，拼图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随时把错的替换掉，嵌入更合适的拼板，逐渐扩大拼图的版面，如果拼图的周围部分错了，替换比较简单；但是一旦拼图的中心部分错了，可能需要替换掉整幅拼图，推倒重来。理查德·德威特以此来比喻：在世界观的拼图中，有核心观点和外围观点的区分，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核心观点是地心说，即“地球是静止的，并且位于宇宙的中心”，外围观点如宇宙有五大行星等。假设随着科技的发展，发现了第六大行星，那么，亚里士多德学派可以轻易地采纳新的成果，而不需要

[1] 任应秋. 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是《内经》的指导思想[J]. 新中医, 1979, (1): 4-10.

[2] 王琦. 《黄帝内经》的当代价值[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0(10): 993-1003.

[3] 理查德·德威特. 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M]. 3版. 孙天, 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7.

调整整个拼图。如果核心的“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原来处于“地心说”外围的拼板都需要替换，进而所有的拼板都需要重新调整，结果是整幅拼图被替换成新的拼图，也就是说“世界观”被替换掉了。

#### （四）《内经》世界观的拼图结构

我们也试着用拼图法来解析《内经》世界观的组成结构。一般而言，世界观的内涵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即世界是什么样的，怎样运行的。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物质观，即物质是什么，如何运动和作用的；方法论，即对世界认识的方法与途径；价值观，即对世界善恶、美丑的看法；历史观，即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内经》世界观，是从医学的角度出发，或者说在医学的领域内，对人的健康、疾病及其防治的总的看法。为叙述方便，将拼图分为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的结构来论述。

##### 1. 《内经》世界观拼图的核心部分

《内经》世界观的核心观念主要包括：天人观（置于天人关系下对人的认识）、生命观（对生命的本源、生长衰老和死亡的认识）、身体观（对身体的构成及其运行和作用的认识）、形神观（对身体与精神关系的认识）、疾病观（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认识）、防治观（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认识）、养生观（对保养生命、延年益寿的认识）、伦理观（对医德和医学人文关怀的认识）。以上核心观念组成了世界观拼图的核心部分，居于拼图的中心位置。若再细分诸多核心观念中，哪一个是最核心观念的话，那么无疑是天人观，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其他观念几乎是围绕并镶嵌于天人观这个中心而成的，如生命观认为，生命发生源于天地自然，“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身体观认为人的结构和功能以天地四时五脏阴阳为基础（《素问·六节藏象论》）；形神观的出发点在于“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疾病观认为“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灵枢·百病始生》）；防治观注重“无伐天和”（《素问·五常政大论》）与“异法方宜”（《素问·异法方宜论》）；养生观强调“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素问·上古天真论》）。也就是说，离开了天人观，其他观念就没有了主心骨，自然也会崩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情况也是如此。比如思维方法，即思维层面实践上述核心观念的途径，是决定能否采用最优方法解决医学实际问题的必要步骤和前提。可以说，思维方法是核心观念最直接的反映。同样，《内经》的思维方法也是以天人观为核心而展开，正如邢玉瑞<sup>[1]</sup>将思维方法体系定义为：“基于日常生活世界认识人体生命规律、解决人类健康问题，以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为认识论基础，以关系为认识的逻辑起点……以模式推理为主要方法，重视直觉体悟，富有辩证思维特点，是追求天人、形神和谐的方法体系。”这充分反映了在方法论层面，天人观也是诸多观念的核心。

这样，我们基本拼出了《内经》世界观拼图的核心部分：天人观处在最核心的位置，生命观、身体观、形神观、疾病观、防治观、养生观则围绕在天人观的周围。

##### 2. 《内经》世界观拼图的外围部分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世界观拼图外围的状况。拼图的核心与外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相

[1] 邢玉瑞. 中医哲学思维方法研究进展[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232.

对于核心部分,外围部分属于指导临床实践中具体诊断、治疗方法和技术的观念。如诊断疾病要遵循“诊法常以平旦”,观“权衡规矩”四季脉象的原则,治疗疾病要按照“审查病机,无失气宜”以及“因时之序”的原则,反映了以天人观为中心的核心观点仍在诊治疾病中起着作用。但由于位于拼图的外围,如果发现这部分拼图有问题,是可以采用调整、置换或新增拼板进行重新拼接的,因为它不需要对整个拼图推倒重来。《内经》之后,新观点、新理论的提出基本属于在拼图外围进行局部的调整和更新,无论是金元四家的学说,还是温病学的新理论,均未对《内经》世界观产生整体性的影响。在今天,中医借助现代科技和通过中西医结合所提出的新观点,也基本体现在这个部分。例如,临床胃镜下观察胃黏膜形态和颜色的改变,可视作中医望诊的微观延伸,可以提高中医辨证论治的准确性,从而得出“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结合”的新观点。再如,恶性肿瘤手术和(或)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后,采用中医调理,可以提高临床疗效,从而得出肿瘤“西医祛邪,中医扶正”的中西医结合新观点。这些新观点被提出后,学术界很少质疑,连最保守的传统中医派也乐见其成。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观点位于世界观拼图的外围,并不需要将整个世界观拼图推倒重来,而是通过调整外围的拼板,优化拼图。也由于这个原因,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医发展成果,大都属于局部的、浅层的、修补性的,几乎看不到突破性、颠覆性、革命性的成果。

### 3. 《内经》世界观拼图的整体性

世界观拼图说的核心理念,是强调世界观并不是若干简单、明晰的观念的集合,而是一个丰富的、有层次的整体结构。虽然世界观拼图的外围部分有调整和置换的可能,但拼图的核心部分与外围部分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是一种相互咬合、嵌入的关系。即便是外围可拆解置换的拼块,一旦离开核心部分,会变成散乱的、无法拼接的拼块,失去其作为拼图的意义。

现实中典型的反面案例就是余云岫提出的“废医存药”论。李彦昌<sup>[1]</sup>认为“废医存药”历经俞樾、余云岫等人的发展,对近代以来中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对中医药的冲击不仅具体指向“废医”与“存药”两个方面,而且冲击了传统中医药的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医与中药两者之间传统的密切关系,为后来“废止中医案”“中药科学化”等近代思想主张或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其实,这不仅仅是“解构”中医与中药关系的问题,如果从世界观拼图整体性的角度来看,这是废除中医的观念、解构世界观拼图的整体性,最终瓦解中医的世界观的问题。中药丰富的意义,依附于中医观念而存在,废医的结果必然是对传统医药学的全盘否定。有人会认为中药科学化很有意义,中药科学化的确有价值,但从中医的世界观与从科学技术的世界观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中药科学化,只能是从科技世界观看到的意义,而不是意义的全部。例如在中医营卫理论、腠理玄府理论、肺合皮毛理论、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肺为水之上源理论下,麻黄具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尿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肾病、心律失常、皮肤病、免疫风湿病等多种疾病,对其丰富的意义,现代药学可以看到其中的一部分,而并非全部。所以,充分认识《内经》世界观是一个丰富的、有层次的整体结构,就有可能避免

[1] 李彦昌. 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再考察——起源、视域与影响[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 42(3): 1-10.

产生一些对中医药的偏狭观点。

#### 4. 小结

综上所述,采用理查德·德威特的拼图法,我们对《内经》世界观有以下几点认识:

①《内经》世界观有丰富而独特的内涵,简单地用“朴素唯物论”来定义是无法完全涵盖的;②《内经》世界观丰富的内涵中,天人观、生命观、身体观、形神观、疾病观、防治观、养生观组成了《内经》世界观的核心部分,位于世界观拼图中心的位置,具有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决定了世界观的属性和本质,其中天人观是核心中的核心;③拼图外围部分是核心部分的延伸与拓展,与核心部分的拼板互相联结、环环相扣,具有可添置性、可置换性;④世界观的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是一个整体。

## 二、《黄帝内经》世界观的塑造

那么,为什么处于世界观拼图核心部分的这些观念具有“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内经》世界观是如何发生并被塑造的?为什么天人观是核心中的核心?这些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二方面。

### (一)《内经》世界观是先秦两汉时代文化的产物

《内经》非一时一人之作,其大部分内容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也就是说成书于“轴心时代”的前后,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内经》已经具备了十分成熟的世界观,并由此构建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内经》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一出生即巅峰。其对生命、健康的认识高度,其构建的医学模式,其确立的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般的存在。虽然随着大量的中医药学出土文献的问世,我们看到了在《内经》成书之前,就已经有了雏形的理论(马王堆汉简的经络学说、老官山汉简的脉诊原理),有了方药的运用(马王堆汉简《五十二病方》、武威汉简《治百病方》、老官山汉简《六十病方》),有了养生的技艺(马王堆汉简《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张家山汉简《引书》),但这些发现并没有完全消解这种“不可思议”,反而加强了《内经》从经验世界质变为理论世界的突兀感。

某一医学思想理论的形成,需要基于丰富的临床经验积累。而丰富的临床经验积累,并不一定能形成理论,即丰富的临床经验积累是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试想,几千年来有经验、有一技之长的医生千千万万,但有影响的理论创新屈指可数,今天中医临床医生的临床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临床成果的信息获取不可谓不便利,但有影响的新理论、新方法凤毛麟角。就现代中医而言,从经验到理论,除了疾病诊疗的实践和医学科学研究之外,可能还需要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勤思的大脑、善于表达的能力等等条件。也就是说,中医学观念的形成、理论的发生、世界观的确立,其主要源头和动力,可能并不完全在于内部,不仅在于日积月累的疾病诊疗经验的积累,而且在于所处时代的人类思想、社会文化的影响。

世界观本质上属于哲学和文化的概念,世界观的形成,与那个时代的哲学和文化紧密相关。如早期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是通过其感官体验和直觉获得的。早期人类观察到自然现

象,如太阳升起、四季更替、动物的行为等,这些经验构成了他们最初的世界观。随着人类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人类理性思维成熟的时期,即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思想“轴心时代”,深刻的哲学思考促成了世界观的成熟。在西方,形成了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依托逻辑和理性来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他们的思想对西方社会文化及其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东方,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思想奠定了重道德、重人生、重关系的世界观基调,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可以说,不同的世界观是各自文化的产物。正如闫文培<sup>[1]</sup>所说:“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必然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所以,它是特定文化的思维模式的产物。”

## (二) 诸子思想对《内经》渗透的两个“全面”

已有研究表明,诸子思想对《内经》的渗透是全面的。这里说的“全面”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全面”是指诸子思想对《内经》的渗透,不是一家两家思想,而是几乎所有的诸子思想都对《内经》产生了影响。第二个“全面”是指诸子思想渗透到《内经》医学思想、观念、理论、方法的方方面面。这里举一些代表性的研究结果来说明这两个“全面”。对第一个“全面”,陈文国<sup>[2]</sup>在《〈黄帝内经〉与诸子》中,分别论述了老庄道家、孔孟儒家、墨家、法家(韩非子)、名家、阴阳家、杂家、兵家等八家学派与《内经》的关系。程雅君<sup>[3]</sup>在《中医哲学史》中,对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阴阳家、杂家与中医学的关系做了阐述;张登本<sup>[4]</sup>也在《黄帝内经二十论》中认为在《内经》理论构建中,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杂家、兵家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所谓的第二个“全面”,指涉及《内经》医学思想、理论、观念、思维以及诊疗、养生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非常多,这里仅举若干成果作为代表,如有论《内经》思想理论建构的<sup>[5-7]</sup>,有论《内经》思维方式的<sup>[8]</sup>,有论《内经》治则治法的<sup>[9]</sup>,有论《内经》藏象的<sup>[10]</sup>,有论《内经》病证的<sup>[11]</sup>,有论《内经》养生的<sup>[12]</sup>。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诸子思想中关于道家 and 儒家思想与《内经》关系的研究更多一些,尤其以道家与《内经》关系的成果最多。这是因为《内经》直接以生命作为研究对象,而道家哲学本身注重生命的保养,对生命观有非常深刻的阐发,所以两者有更多的契合<sup>[13]</sup>。

[1] 闫文培.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及语言对比[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65.

[2] 陈文国. 《黄帝内经》与诸子[M]//王洪图. 黄帝内经研究大成(下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2050-2063.

[3] 程雅君. 中医哲学史(第一卷)[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184-402.

[4] 张登本. 黄帝内经二十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7: 1-23.

[5] 邢玉瑞. 道家思想与《内经》理论建构[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1999, (5): 3-5.

[6] 刁宗广. 《黄帝内经》与先秦的道家思想[J]. 中国哲学史, 2001, (1): 80-85.

[7] 贺娟. “中和观”与《内经》医学理论[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9(11): 889-892.

[8] 马凤岐, 王庆其. 先秦文化与《黄帝内经》的思维方式[J]. 中医杂志, 2016, 57(21): 1801-1804.

[9] 欧阳波, 翟双庆. 《内经》的“因势利导”与道家“无为”而治[J]. 中国中医药科技, 2014, 21(5): 544-545.

[10] 臧守虎, 李爽, 徐胤聪. 道家文化背景下《黄帝内经》“玄府”新探[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2): 580-583.

[11] 陈晓. 从《墨子》概念分类论《黄帝内经》“类病”[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3, 57(11): 29-32.

[12] 秦健全, 鞠宝兆. 《黄帝内经》养生观中的道法自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1, 27(3): 436-438.

[13] 程雅君. 先秦两汉道家哲学对中医生生命观的影响[J]. 宗教学研究, 2008, (4): 31-36.

### （三）诸子思想之统合对《内经》世界观的塑造

上述诸子各家的思想与《内经》关系的研究，有广度，也不乏深度，对于认识《内经》医学理论发生的文化源头，深刻领会《内经》医学思想深奥的道理，乃至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其功不可谓不大。但笔者以为，还缺乏一个有高度的统合认识。世界观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一旦塑造成型，它又是文化的思想基础，强烈地影响乃至支配着特定文化，制约着人们的信仰、价值观、情感与态度等要素。它一般隐藏在文化的背后，不显山不露水。为此，这里试着站在世界观的高度做一番探讨。

#### 1. 天人观是诸子世界观共同的深层底蕴

世界观是绝对精神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它们是一些情绪、知觉或态度，是人类意识的不同形态，是实在的思想体系<sup>[1]</sup>。所以，每一种世界观代表一种思想体系，代表一种完整的人生态度，它是一种具有整合力的思想核心。如果我们从世界观的视角来看诸子，诸子思想虽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的思想核心作为深层的底蕴。举影响最大的儒、道两家为例，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涵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重关系体系，其自然观、社会观和修养观构成了其世界观<sup>[2]</sup>。而道家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道”与“万物”的关系<sup>[3]</sup>。可见，注重“关系”是儒道世界观的共同趋向，而其中天人关系是它们的世界观的核心所在。重视天人的和谐关系，“究天人之际”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只是儒偏重人，而道偏重天。儒家持“天行健”的天道观，以及天人相参的天人关系，以人文价值的“德”来辅天之“道”，天人合德，参赞化育。而道家强调人以清静无为之“德”效法自然无为之“道”，以人合天，道法自然，从而实现人自身的返璞归真和天人关系的和谐<sup>[4]</sup>。

前文曾述，《内经》的世界观是以天人观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依托于“人与天地相参”（《灵枢·岁露论》）的观念。李泽厚<sup>[5]</sup>在论述中国人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世界观时，就以《内经》为例。他说：“至今中医的基本经典还是汉代的《内经》，那完全是讲医理，而董仲舒是汉代最大的儒家，讲政道、治术的，讲医道与讲政道的，却完全在讲一样的道理，都是讲的阴阳五行天人同构。《内经》里讲‘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变有灾，而物由之，而人应之也’，《春秋繁露》里讲‘善言天者，必应于天。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因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天人之间，是同一个结构，天人同构，懂得天人之间的同构，就懂得怎么治理天下了，也懂得自然界和身体的生理、心理的运作了，同一个道理。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如果用世界观拼图的比喻，那么，诸子思想的天人观构成了中国传统世界观拼图的最中心位置，这也就容易理解《内经》的世界观拼图为何也是这样的了，即在《内经》世界观拼图的核心位置，有着诸子思想共同的深层底蕴，决定了《内经》医学思想的根本底色，这也是它能兼容诸子不同思想的缘由。

[1] 诺格尔. 世界观的历史[M]. 胡自信,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81.

[2] 刘政西. 儒家思想的世界观构成[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 (6): 75-79.

[3] 王中江. 道与万物的三重关系——老子世界观的构造[J]. 道家文化研究, 2017: 1-29.

[4] 李卓. “天人合一”观念的哲学基础、古典意涵与现代价值[J]. 中国哲学史, 2023, (6): 12-18.

[5] 李泽厚.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178.

## 2. 《内经》世界观形成于诸子思想和医学学术的双重整合

更值得关注的是《内经》成书的时代及其文化背景。《内经》的文本，经过了由原始文本写作到不断修改、完善、补充，再到合编成书的漫长过程。如果说从春秋到战国主要是原始文本的写作时期的话，那么从战国后期一直到西汉末年，除了继续编撰和修改完善原始文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非一时一人的作品，运用建构理论的工具，如一颗颗珍珠串连成项链，使之成为一部有指导思想、有理论体系的完整著作。

也在这一时期，即战国后期到西汉之间，诸子思想出现了新的现象，从百家争鸣转变为各种思想的交互融合。在这之前，诸子“道术将为天下裂”，逐渐不能适应秦汉帝国大一统的形势了。葛兆光<sup>[1]</sup>认为“秦汉大一统以后的中国思想世界基本上依据的是一个庞大复杂而又有系统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背景，而这个背景又不是诸子中的一家一派，而是融会了包括人文与社会思想及兵法、算术、方技等实用技术在内的巨大的知识网络”。最典型的代表是这一时期盛行的黄老之学。随着马王堆帛书《黄帝书》，以及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凡物流形》《三德》等简帛文献的公布，学术界对黄老道家较以往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黄老之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充分争鸣的产物，并最终“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至西汉初真正的显学。黄老之学之所以能够“压倒百家”，是因为其学说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百家之上的明显优势，这一优势的获得，来自对百家之学的整合，特别是对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优化整合<sup>[2]</sup>。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术”之间的联系打通了，自然、道、阴阳、五行可以解释包括医药知识在内的一切现象和事物的产生、变化、结构、关系、作用。这些解释便构成了系统的、兼容的理论。也就在这一时期，《内经》的基本世界观树立了，理论也逐渐体系化。所以，无论从思想还是文本，人们发现《内经》与《淮南子》《管子》《吕氏春秋》更为接近，黄老思想与医药之术实现了“道”“术”相通。

与之同步的是，这一时期医药学内部也开始了学术整合。出土医学简帛，包括《内经》的文本都显示，在《内经》成书之前，医学在经络、脏腑、诊脉、疾病、方药、养生等多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并且初步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学说和医学流派。《内经》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实现了对各个医学分支和医学流派在学术上的整合，实现了理论的体系化。这种学术整合，并不是各家各派成果的简单汇编，而是以天人合一为主线，借助阴阳五行学说，把各种学说、流派的医学成果有机地串连起来。可以推测，秦汉帝国大一统的社会背景和诸子思想大整合的文化环境，对医学内部学术的整合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sup>[3]</sup>。

试以《内经》阴阳为例，来说明黄老道家对《内经》阴阳学说的渗透作用。阴阳理论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和活跃，但在战国中期之前基本上还限于对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和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黄老之学接受了阴阳理论的基本思想并对其做出了关键性的推进，将其引入社会生活和政治伦理的领域。此举不仅充实了黄老之学的理论体系，也使得阴阳

[1]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93.

[2] 白奚. 论先秦黄老学对百家之学的整合[J]. 文史哲，2005，（5）：35-39.

[3] 陈晓. 秦汉时期中医学学术分合及其文化背景[J]. 医古文知识，2005，（2）：4-5.

学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实用价值。《黄帝四经》以阴阳观念解释季节的变化,把四季的推移看成阴阳消长的结果,并将其上升到天人关系的理论高度,使之理论化、系统化。这一变化同样发生在《内经》中,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生气通天论》从天人关系视角,用阴阳观念解释天地变化,进而以阴阳观念解释人的生理病理、以阴阳观念指导诊断和治疗,这样,天地与人的关系在阴阳的观念中相通相应了,结果是天人观在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认识、对疾病的预防诊疗中得到了落实。诸子思想便是如此这般地影响、渗透,自觉和不自觉地塑造了《内经》的医学世界观。其中,整合、兼容诸子思想的黄老之学,可视为具有整合力的思想核心,对《内经》世界观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 3. 小结

世界观是由思想体系构成的。具有整合力的思想体系,对于世界观的塑造极为重要。《内经》的医学思想和理论的建构,与诸子思想密不可分,诸子思想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内经》,《内经》又如此广泛地兼容了诸子思想,是因为诸子思想塑造了《内经》的世界观。位于《内经》世界观的拼图核心位置的,是诸子思想共有的文化底蕴——天人观,构成了《内经》世界观的核心和底色。黄老之学对百家之学的整合、兼容,在战国中后期到西汉初成为具有整合力的思想体系的代表,由于其本身具有注重养生的属性,对《内经》世界观的形成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同时,《内经》的成书标志着医学内部完成了学术整合,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相参模式,将医学各个分支、各家学说、各个流派整合成医学理论体系。上述双重整合,体现出具有整合力的思想体系的威力,也标志着《内经》的世界观得到了确立。它决定了《内经》医学模式、思维方式、医学价值,也就实现了诸子思想与医学经验的所谓“道”“术”相通,医学理论由此得以构建。诸子思想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内经》的医学思想和理论。

诸子思想对中医药学的作用,我们经常用文化的浸润、滋养,影响、渗透等来表述,以示医学思想形成和医学理论建构与同时代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笔者认为这样表述,还不够准确和透彻,浸润、滋养也好,影响、渗透也罢,未能区分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表面的还是深层的,是枝叶的还是根本的,是周边的还是核心的。这里我们用世界观塑造来表述诸子思想对《内经》思想和理论的作用,以说明是诸子思想塑造了《内经》对医学世界的根本看法,并由此出发决定了《内经》的方法论和价值判断,构建了《内经》医学核心思想体系。世界观如同一块思想拼图,位于中心位置的核心观确立之后,围绕核心的、并能够互相镶嵌的周边拼块,可以包括来自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包括来自天文历法、地理农业等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并可以随着学术发展更新替换,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一句话,诸子思想对《内经》思想和理论的作用是根本的、全局的、深层的、核心的,是对世界观的塑造。

## 三、诸子思想何以能塑造《黄帝内经》世界观

医药之学,本质上是维护人类健康的系统性实践,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非常依赖临床经验。在今天,医学教育学制之长,临床实践要求之高,在各类学科专业中尤为突出。通常人们到医院看病,也愿意选择年长的、有经验的医生。按照现代一般的逻辑,医